



八吨端砚

夕霞唱晚,清风流云,村舍笼烟,泥土飘香。作物收毕,大地顿觉空旷。沃野平畴之上,万千农人正在辛勤耕播。

看着路旁的景致,想着将要探访的“耕夫草堂”,思维便也活跃起来。何谓“耕夫”?耕作之农人也。农人深爱土地,播下希望,收获果实,正所谓“物质变精神,精神变物质”。在这种物质和精神的不断变换与融合中,农人对土地眷恋的情感自会愈加炽烈。提起草堂,很多人会想起杜甫,想起他在蜀川一带的行迹和故事,想起他即时即地创作的许多诗篇,比如他自述“草堂”遭际的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等等。根结厚土,而又诗意盎然,莫非这就是李荣海先生为他的“耕夫草堂”赋予的本意?“耕夫”是早已熟识了的,“草堂”却未曾见过。

“清幽曲径访耕夫,怜草黄花入眼熟。两院碑廊融雅趣,一方端砚寄新庐。居住又见留高客,室雅还宜赏画图。娓娓



小说 乡长请客吃“鸡”

□ 胡玉发

老乡长退休了,县里调来一位姓王的新乡长。三位副乡长心里却都窝着一团火:年纪轻轻的能干什么,我们谁不比他强啊?

王乡长到任后,对谁都笑脸相迎,与三位副乡长讨论工作时也是神情尊重,客气有加。一天,临下班时,王乡长说请副乡长们去乡里有名的烧鸡馆吃鸡,三位副乡长愉快地答应了。

晚上6点半左右,王乡长把三位副乡长请进了餐馆的包间:“今天我掏腰包,请三位小聚,目的在于增进彼此了解,交流交流感情。”

上菜了,大瓷盆中盛着一只煲好的柴鸡,热气腾腾,香气四溢。没等三位副乡长反应过来,王乡长已经把鸡分开了。

他夹起鸡头放在赵副乡长的餐盘里:“赵乡长,在乡里你资历最老,我非常尊敬您,这个给您。”

赵副乡长脸上漾起一丝外人不易察觉的微笑:“哦哦,你年轻,有前途……”

王乡长又夹起两只翅膀放在周副乡长的餐盘里,笑着说:“周乡长,工作中离不开你的支持,你吃这个。”周副乡长连忙说:“谢谢,谢谢,你的心意我明白。”

最后,王乡长把两只鸡腿、鸡爪夹放在郑副乡长的餐盘里,又让服务员拿来一瓶酒,亲自给郑副乡长倒上。

郑副乡长一伸大拇指:“高,王乡长初来乍到,却知道我最好这一口,鸡配酒,年年有,哈哈……”

虽然这顿饭很简单,但三位副乡长却觉得争足了面子,心里很满足。

赵副乡长想:“鸡头就是老资历,说明他心里有数,以后在乡里,他还是听我的。”

周副乡长想:“两个鸡翅膀,像飞

机的两翼,乡里要取得发展,他还得靠它。”

郑副乡长想:“鸡腿与鸡爪,代表多走走、多干活,把工作落到实处,他离不开我。”

三个人都觉得这是王乡长在向自己“示好”,也都很想把乡长这次“示好”让乡里其他干部知道,好在别人心中树立自己的威严。没过几天,乡政府机关上下的人都知道乡长请他们吃饭了。

一周后,孙副县长来乡里检查指导工作。总结会上,孙副县长首先肯定了乡里的工作,接着又说:“现在要进一步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引向深入,扎扎实实反对‘四风’。形象地讲,一只鸡身上就有‘四风’,有些人喜欢当鸡头,公鸡头上一块肉,大小是个冠(官),高高在上,舍我其谁?这是典型的官僚主义……”

会场里发出一阵骚动。坐在前排的赵副乡长愣了一下,感觉后背上如同针扎,把头埋到臂弯里去了。

“鸡有翅膀,鸟儿也有翅膀,鸟儿可以借助翅膀高高地飞翔,而鸡无论怎么扇动翅膀也飞不上天空,华而不实,摆花架子,这是典型的形式主义。”大家瞥了周副乡长一眼,他的脸色早就变成了一块红布。

郑副乡长好像预知到了什么,变得局促不安起来。孙副县长继续说:“鸡腿鸡爪,抓金挠银,好处都往自己身边捞。鸡配酒,年年有,而我也要提醒一下,鸡配酒,易腐朽!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要不得!”

话音刚落,会场上掌声雷动……

会议一结束,三位副乡长便匆匆离去,把自己锁进了办公室。他们知道,接下来的一段时间,乡长请他们吃鸡的故事又会成为乡政府大院里的热门话题,他们会再一次被公众所关注……

珍贵的记忆

□ 李大运

总理等中央领导人,陪同毛主席从主席台一侧大门里健步走向主席台。毛主席红光满面,神采奕奕,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。这时雷鸣般的呼喊声响起:“毛主席万岁!毛主席万岁!”毛主席微笑着走向部分代表和领导同志面前握手致意。这是振奋人心的时刻,热血沸腾的同志们不停地再次一浪高过一浪地高呼主席万岁!时间过得太快了,大约十几分钟后,毛主席在大家的高呼声中走出了会场。我们擦去激动的泪水,拖着嘶哑的嗓子,含着久久不能平复的激动心情,慢慢走出首都体育馆。

晚上回到住处,人人写感想表决心、向部队和亲友发电报汇报幸福时刻的情景,我连夜在预先准备好的红布上刺绣了毛主席像。而这一天,也成为我毕生不会忘记的怀念!

耕夫草堂诗意浓

□ 祖士常 赵统斌

乡音何所论,墨中云雾再吟谈。”一边吟诵菏泽市委党校王运思教授的诗句,一边想象着“草堂”的模样,不觉间来到了曹城东北的公园内。好大的一座四合院!白墙黛瓦,气韵典雅。门额上,“耕夫草堂”四个大字赫然入目。草堂有草,花木扶疏;屋上无茅,瓦排玄鳞。想起满脸忧戚的杜甫和他“雨脚如麻未断绝”的草堂,强烈的反差,不免让人生出“时过境迁”、“今非昔比”的感慨。而今,我们的“耕夫”李荣海先生,早已不事稼穡,而成为了耕耘于

书坛画苑的名家大家。在这里,“耕夫”和“草堂”,已不像在杜甫那里,具有多少实际的物理意义,而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。作为镌刻在心灵深处的记忆,当不是一种矫情。比如那些赖以活命的高粱和地瓜,一经画家渲染,便立时激起来自生命深处的饥饿感,即使这种感觉已经沉睡了三十年乃至五十年。荣海先生有诗云:

六十四秋一梦长,月下常思回故乡。
今日共饮草堂酒,城市客厅筑草堂。
四合院外,对称着的是一围碑廊。启功、沈鹏、蒋维崧、魏启后、刘炳森等一应当代大家,悉数在内。其风神各具,令人目迷心倾。与碑廊相呼应的是,小桥流水,怪石奇亭。鱼游鸟唱,花雾竹风。

游兴正酣之时,忽被引入一巷道,疑惑间,豁然开朗——我们这才来到四合院的中庭。四围一望,俱是古建,

或净直,或错落,甚合中国传统堪舆之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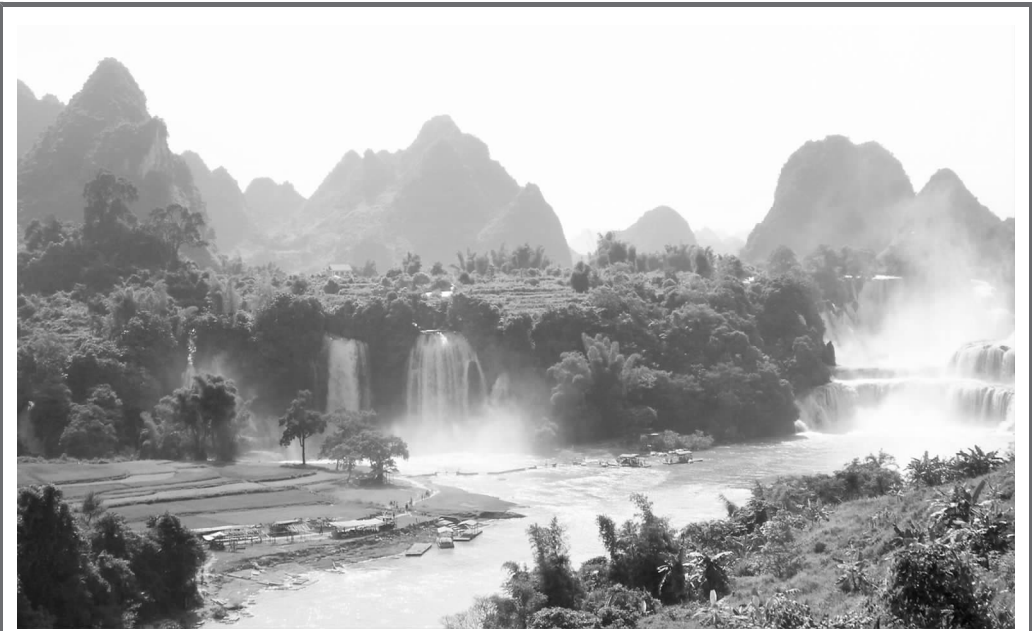
走进正厅,迎面是一尊重达八吨的巨型端砚,砚边雕饰,或浮,或透,精妙绝伦。端砚两侧,侍立着两块各一吨重的寿山石,大方巨印,似吟哈二将,予人威武壮硕之感。砚印相向,一卧一立,一横一竖,给人带来一种既对立又和谐的立体震撼。荣海先生自赋其诗云:

八吨端砚入草堂,拜谢雷牛榻张王。
仰观日月千秋在,墨海耕耘万年长。
赏罢“端砚”、“寿山”,四壁一望,尽是字画。除荣海先生的作品之外,便是贺诗贺联。菏泽市政协主席刘勇先生题诗云:

岁月丹青里,一生翰墨缘。
书画双骏登,名随归园田。
诗赞荣海先生一生与翰墨结缘,且书画同高,虽誉满神州,仍豪气故土的赤子情怀。正如一副联语所说:“耕夫客义思乡土,画圣名高隐草堂。”

荣海先生生长住京华,一回曹县,便在“耕夫草堂”这一“城市客厅”里,写字作画。曹城东北角这块灵秀之地,便常开艺术之花。

作别诗意的“草堂”,我们也禁不住诗情勃发:
遥天幕缓夕阳,为访耕夫到草堂。
庭院四合藏瑞气,碑廊一串透春光。
八吨巨砚飞情墨,两柱寿山印彩裳。
花木荣荣生快意,长笔挥洒写三江。



曹 风

德天瀑布

汤青 摄



长
河
浪
花

您终于走进一个崭新的时代
完成一个伟大的蜕变
又见昔日伟貌
您古老的身躯
青春再现

啊,我的雷泽
您是历史的明镜
映照着千年忠与奸
善与恶

您可曾记得
当年的谷香千里
舟楫采桑
丝竹鲁锦
陈王赋诗台犹在

吕布在此饮马
曹操在此练兵
杀声阵阵
当年的鼓角齐鸣

您可曾记得
当年的鼓角齐鸣
杀声阵阵
曹操在此练兵
吕布在此饮马

您可曾记得
当年的鼓角齐鸣
杀声阵阵
曹操在此练兵
吕布在此饮马



她坐在街边,满脸憔悴。她的面前,放着一个搪瓷碗。旁边,是一个小男孩。小男孩缩成一团,眼睛骨碌碌直转,盯着行人,满含期待。

她是在乞讨。小男孩得了疾病,需要一大笔钱。她没有那么多钱,为了小男孩,她只好放下自己的尊严到街头来乞讨。希望善良的人们能帮助她和小男孩。

她可怜,小男孩也可怜。人们走到他们身边,看看他们就掏出钱包将纸币放进搪瓷碗里。尽管有那么多人伸出了援助之手,可是那些钱远远不够小男孩的医药费,她不得不天天带着小男孩来到街头乞讨。

每天,她只吃馒头就冷水,小男孩吃包子喝牛奶。晚上,他们住在桥洞里,

母爱是最暖的阳光

□ 凤凰

拥抱着睡上一夜。尽管他们省钱,再省钱,可是她每天乞讨的收入毕竟有限。看着可怜的小男孩,她泪流满面。

再次到街头行乞,她改变了策略,在旁边立了一块纸牌,上面说她并不是小男孩的母亲,小男孩是她捡来的,他太可怜,她要救他,希望大家都能帮帮他们。她以为这样人们便会更加同情他们,会给他们更多的钱。可没想到的是,人们说她没有那么善良,不可能这么诚心地救别人的孩子。人们还说她是骗子,说她拿自己的孩子来骗钱。人们给予她冷眼、唾沫,她忍了。可是一天下来,面前的搪瓷碗却空无一文,她终于忍不住抱着小男孩痛哭起来。她对小男孩说,别灰心,妈会救你!妈会救你!

小男孩被他的父母抛弃,现在,只有她肯放下尊严来救他,她就是他的母亲,是他唯一的亲人,唯一的依靠。小男孩抹着她的泪水,含着泪说,妈,别哭!我们不去乞讨了,我不要你救我,我要你好过日子!听了小男孩这话,她的泪水更加汹涌。她在心里告诉自己,一定要救他。哪怕受再多的苦,她也不会放弃。

此后的每天,她依旧天天带着小男孩到街头行乞。她知道,只有坚持,才能救小男孩。好在,还是有人相信她是好人,相信她这一切都是为了救小男孩,

他们给她钱,还有人打电话到报社爆料。记者一来,她就将一切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记者。记者感动了,拍了照。第二天,关于她和小男孩的文章就在报纸上刊登了。看了这篇文章的人,都感动了。于是,大家纷纷来到街上给她钱。有人还因自己曾经对她的冷眼和唾骂向她表示歉意。看着搪瓷碗里满满当当的钱,她含着泪笑了,不住地给好心人磕头表示感谢。

这天,她和小男孩一到街头,一对夫妇来到他们面前。这对夫妇伸手去摸小男孩,小男孩却滚向一边,不让他们摸。这对夫妇对她说,男孩是他们的孩子,他们是来带走他的。她看着这对夫妇,问小男孩,他们真的是你的爸爸妈妈吗?小男孩说,以前是,但现在不是了,是他们抛弃了我!这对夫妇流着泪说,孩子,对不起!以前,我们抛弃你,是我们不对!又对女人说,现在,我们看到你,一个与他毫无关系的人都肯伸出手来救他,我们心里充满愧疚。你为他所做的一切,简直就像是他的母亲!说着,这对夫妇泪如雨下。

她看着这对悔恨交加的夫妇,知道他们是诚心诚意要救小男孩,于是便劝说小男孩跟他们回家。最终,小男孩答应了。然后,她将这些年讨来的所有积蓄都交给了这对夫妇,她还对



最美的微笑

□ 雨娃

几年前本地只有一家广告信息报,一周三期,沿着马路两边的店铺挨个分发。

从前年开始,这种广告报多了起来,每天都有四五个人往我店里送。有塞门缝里的,有扔在店门口的车筐里的,更有热情者会推开店门,亲自放到桌子上。时间久了,我告诉他们,塞门缝里就行。有一位小伙子我告诉过他多次,少走点路,塞门缝里就行。他就是不听,每次都微笑着推开店门,还要专注地看我的眼神,我点头示意让他放下,他才轻轻把报纸放下,然后再微笑着离开。

分发这些广告报的人,流动性很大,多是临时在家没事干,出来送几天,等有合适的工作就不再送了;因为送报纸这活,风吹日晒的,一天得走半个县城,还挣不了多少钱。就这个爱笑的小伙子——就是两年多,即使雨雪天,他也照常送。

分发报纸的人,有的面无表情,有的一脸疲惫相,就他整天笑容挂脸上,傻呵呵的,无论怎样告诉他,他还是坚持亲手把报纸交到你面前。时间久了,我也懒得说他,他